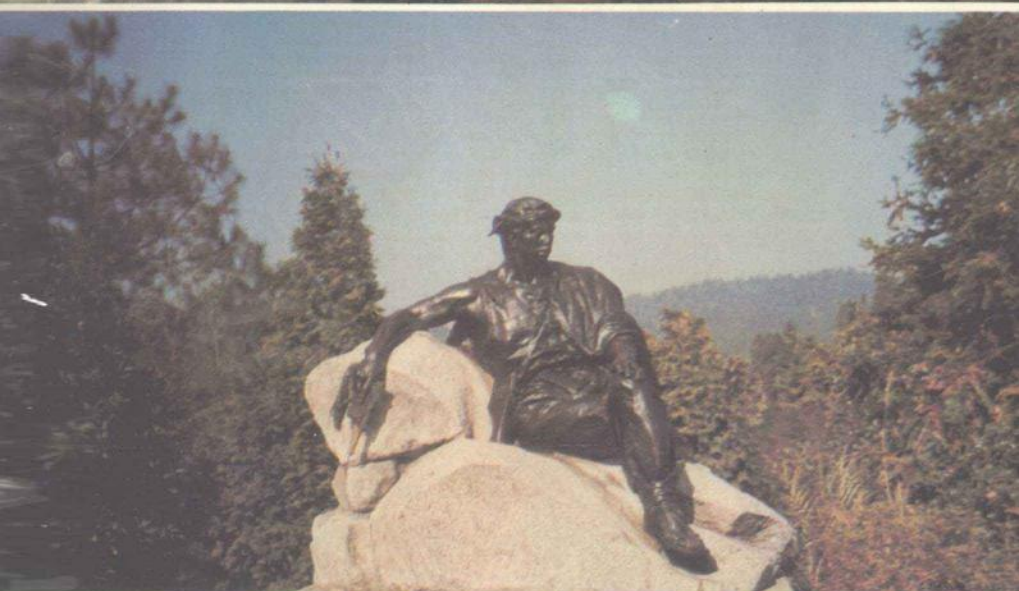


袁文才

传奇

黄仲芳 著



从一个书生到赫赫有名

从山大王到毛泽东、贺子珍的红娘

中央最早被错杀的红军将领

袁文才传奇

黄仲芳 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7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文才传奇/黄仲芳著·—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,1998.12

ISBN 7—5626—0837—7

I. 袁… II. 黄… III. 袁文才—传奇 IV. K825.2

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100091)

师范大学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8.5

字数: 190 千字 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12.80 元

引 子

梦呓中常常念及未竟的事业。

自从与人合作写了《王佐将军传》之后，一种负疚的情感无时不在敲击我的心扉。朋友们常常问及我，为什么不为袁文才作个传呢？袁文才与王佐，同为一个事件的罹难者。俩人一文一武，有着内在的联系，曾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为何王佐传奇沸扬一时，而袁文才则含而不露呢？

……

语塞惶恐，搔首揪发。

久而久之，在我苦涩的心境里，开始苏醒、萌动……

记得在一个燥热难禁的日子里，陪朋友观光赏景。沿着陡峭的山势，拾阶而上，登上井冈山雕塑园，凭栏远眺，群峰竞秀，万木葱茏。19尊形式各异栩栩如生的塑像，立时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、彭德怀、伍若兰、贺子珍、谭震林、何长工，还有王佐、袁文才……

凝视着袁文才全身塑像，仿佛袁文才圆睁怒目，指着我的鼻翼说：“为什么不写老子！难道老子不值得一写么？！”是的，袁文才确实值得一写。鉴于朋友们的催促，鉴于历史赋予我的责任感，我该义不容辞地拿起笔，为袁文才作传，续写这部姊妹篇。

于是，顾不得酷暑的灼热，开始了我近大半年的搜肠刮肚、撕心揪肺般的创作……

目 录

引子

第一章.....(1)

她打心眼里深深地爱着袁文才，一旦诀别，她难以割舍心中的情与爱

第二章.....(7)

袁文才与大哥袁选通静静地坐在棺木前，一盏昏暗的油灯，映照着兄弟俩苦涩的脸庞

第三章.....(13)

谢冠南坐在临时搭置的主席台上，他满面红光，春风得意

第四章.....(20)

袁文才百般无奈，只有听从家母相劝，离家出走

第五章.....(27)

胡袁两人成了酒仙，一碗接着一碗，直喝得前仰后翻为止

第六章.....(34)

一连人如临大敌般地闯入袁家。众士兵个个如惊弓之鸟，神色慌乱

第七章.....(42)

谢冠南暗暗庆幸自己老谋深算，计高一筹

目 录

第八章(49)

众人在慌乱中行走，犹如漏网之鱼，高一脚低一脚地逃命

第九章(56)

自马刀队人枪俱增之后，兵强马壮，频频出山，其势力威震湘赣两省边陲

第十章(63)

他深深体会到古训里所说的：树高于林，风必摧之；人高于众，人必排之的含意

第十一章.....(71)

王佐被迫弃家出逃，直奔半岗山求援

第十二章.....(78)

沈清源脸露笑容，道：“好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敢作敢为”

第十三章.....(85)

这支队伍有他一份功劳，倾注了他不少的心血，如今已面临着去与留、生与死的抉择

第十四章.....(93)

大伙在低沉的气氛中望着胡亚春，心里各自打着算盘

第十五章(100)

袁文才静静地坐在县府大堂，他脸色红润，心境平静得像一泓秋水

第十六章(107)

胡亚春喃喃自语道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是天意”

第十七章(113)

陈梦平说：“咱这次从广州回来，是毛委员派咱回家乡办农会的”

第十八章(120)

就这样，袁文才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

第十九章(126)

林笑佛私下暗忖：这年头搞到钱就是本事，哪管他保安团死活

第二十章(133)

龙超清平静地言道：“咱不算个啥，只是要你的人头”

第二十一章.....(141)

袁文才慌忙抱拳还礼说：“早就听说永新有贺氏三兄妹，乃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今天见到你，果然名不虚传”

第二十二章.....(148)

撤退的人们在小径上缓缓行进，此时烈日

目 录

暴晒，暑气灼人

第二十三章.....(154)

身躯高大的毛泽东走在队伍的中间，他形容憔悴，长长的头发下托着清癯的脸庞

第二十四章.....(161)

在毛泽东凝重的脑际里，袁、王是一支必不可少的红军力量

第二十五章.....(167)

袁文才没有料到，毛泽东来得如此之快，且轻装简行，使得他有点措手不及

第二十六章.....(173)

毛泽东心情极好，与袁文才说了在永新搞调查时与贺子珍相处的一段情趣

第二十七章.....(179)

昨日部队已在大陇升编完毕，毛泽东语重心长地一番讲话，很使袁文才感慨万分

第二十八章.....(186)

贺子珍扭动着身子，亲昵地点了点头，默不作声

第二十九章.....(193)

激烈的枪声在山谷间此起彼伏。袁文才心急火燎地望着莽莽大山

第三十章(199)

几天来，他无法摆脱烦恼的纠缠，眼前严峻的形势，使他坐卧不安

第三十一章.....(205)

袁文才制住大家，心中凄苦万分：“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大伙回去吧”

第三十二章.....(211)

没有欢歌笑语，大伙默默无语，山道上留下蹬蹬的沉重脚步声

第三十三章.....(217)

在这场血与火的厮杀中，王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他自己也无法说清

第三十四章.....(223)

几天之后，袁文才背了个党内警告处分，匆匆返回茅坪

第三十五章.....(229)

可怜宛希先一生投身革命，没有在战场上倒下，反倒牺牲在自己人手上

第三十六章.....(235)

宛希先的意外被杀，激起了袁文才无穷无尽的报复心理

目 录

第三十七章.....(241)

两籍之间，议论纷纷，剑拔弩张

第三十八章.....(247)

袁文才心力交瘁，百感交集，时不时长叹短吁，心里头像系了块石头，忐忑不安

第三十九章.....(253)

罗克韶惊魂未定，见袁文才如此盛情，心情宽松了许多

第四十章(259)

王佐架起二郎腿，将挎在身上的驳壳枪重重地摔摆在桌上

第四十一章.....(266)

一盏昏黄的油灯，发出荧荧火光，照射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脸上

第四十二章.....(272)

畴野静寂，朔风阵阵，队伍在灰朦黯淡中匆匆而行。一场血的战斗将在无声无息中展开

第四十三章.....(278)

突然间，从门边射来数弹，袁文才饮弹身亡，倒在天井里

后 记.....(282)

第一章

她打心眼里深深地爱着袁文才，一旦诀别，她难以割舍心中的情与爱

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，弯过几道山脊，延伸在大山群里。袁文才行色匆匆，快步行走在青石板小道上。连续几日，他神情恍惚，眼皮跳得恁快，心里老犯嘀咕，怕是要走霉运。袁文才的预感并没有错，昨日突接家信，言父亲病重，急速返家。他顾及不了学业，匆忙向先生告假，返家探望身染重病的父亲。

袁文才心境凄楚。他知道他的父亲病得很重，不久便会离世。半年多的卧床诊治，牵动着全家人的心。为使父亲早日康复，全家人尽心尽力，跑遍了大山里的大小村庄，请郎中抓中药，费尽了周折。

然而，天命难违，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。

他甩开步子，大步蹬着上山的小道，以争取更多的时间陪伴临终前的父亲。秋日的群山，景致格外的不同。满山翠绿的森林，在一丛丛、一簇簇红枫的点缀下，显得尤为妩媚动人。按以往，袁文才少不了吟上几句，抒发情怀。此刻，他的兴致荡然无

存。父亲苦难的一生，无时不在他清晰地记忆之中。

袁文才的家乡是在赣西宁冈县的一个小村镇。那是一个山青水秀、景色迷人的好地方。茅坪河水跌宕起伏，环山而过，将小小的马源村划为两半。村东头，古樟蔽日，垄田成行，风水极好，为世代居此的土籍人所经营的地方。与此相反的村西边，背靠大山，森林茂密，木板棚子，鳞次栉比，袁文才的家就坐落于此。袁家苦心务农，积攒一点积蓄，便将小儿子袁文才送进了茅坪私塾。袁文才读书时断时续，直至民国10年，23岁的袁文才考取永新禾川中学就读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，读书是出路，是希望，袁父与众多的农民父母一样，望子成龙的欲望，无时不在脑海里存留。于是，起早摸黑，省吃俭用，全家人的希冀都寄托在袁文才一人身上了。

袁家出了个读书人，这在贫瘠的山区里是件奇事。乡亲们翘首咂舌，赞誉袁家子弟前途无量，将来定能出人头地。袁父好话听了一箩筐，自然喜不自禁，每每也唱上一段采茶调。然而，在封建社会的国度里，袁家此举，无疑触动了那些会嫉妒人的神经。于是，碎语四起，甚么“袁选三读书，是牛牯读经书，肚子里有草无文”，“他若能出人头地，咱家的牛牯亦能中状元！”等等，等等。不堪入耳的话语，象针灸似地猛扎着袁文才的心房，他强忍着胸中的怒火，萌发出反抗的念头。

上山的路是崎岖的。小径弯弯曲曲呈蛇形状，穿过成片的小山竹，仄转至峰顶。袁文才摘下毛巾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远眺着莽莽群山。这里的一切他都熟悉。小时候，他随大哥在这里砍过柴，烧过木炭，度过了他的黄金童年。此刻，大山的沉寂，赋予他特殊的情感。求学几年，使他眼界开阔，知识大长。他欲尽其可能，施展才华，为乡里百姓们伸张正义，与土劣豪绅们抗争！

袁文才跃跃欲试，神情激昂，反抗的念头，无时不在他血液里沸腾。他不能忘记他的爱妻含恨离世的那段往事。

那是几年前的事情。

袁文才年过 18，已到婚配年龄。

一日，袁父将袁文才叫至跟前，言道：“选三，你年龄不小了，该是成家的时候了！”

袁文才默不作声。听说父亲要他成亲，脸上陡然间泛起红晕。他是个孝子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他能说些什么呢？

按照老父的心愿，他允诺了这门亲事。

良辰吉日，喜气盈门。袁家张灯结彩，酬谢宾客。袁文才夫妇洞房花烛，如胶似漆，恩爱无比。袁文才的妻子虽说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，却也楚楚动人。婚后三天，妻就下地干活，操持家务。袁父见了，乐得合不拢嘴，打心眼里疼爱媳妇。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袁文才的婚恋刚刚开端，便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日子飞逝，转眼几月已过。全家人为文才还清结婚时欠下的一笔款子四处奔波，苦心劳作。袁妻自然也不在话下。她是个很贤慧的女子，她疼自己的丈夫。为了让文才继续读书，她起早贪黑，日夜操劳。为了积蓄更多的钱来还清当地土劣谢冠南的债务，她上山砍柴，来弥补家中的空缺。

那是一个阳光艳丽、明镜如水的日子。

袁妻瞒过袁文才，照例上山砍柴，只消一袋烟功夫，她便麻利地将柴捆好，趁着晌午价高，早点出手。她挑着柴，轻松地赶着路程。

“乖乖，好不容易等到你。”树丛中传来一阵男人声。

袁妻冷不丁的打了个寒颤，抬眼一望，原来是恶少谢冠南。

“怎么？不认识我！”谢冠南跳入路口，挡住袁妻，说：“上回喝你的喜酒，咱还是你家的客呢！”

袁妻放下脸：“走开，咱没时辰同你理会。”

谢冠南厚颜无耻：“好妹子，让咱摸摸你的奶子。”说着，触摸袁妻丰满的胸脯。

袁妻怫然作色，放下担子：“贼牯子，你狗胆包天！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。”

谢冠南仍笑容满面：“咱与你开个玩笑，莫要假正经。”

袁妻怒不可遏：“放你娘的狗屁。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”说着，挑起担子，扬长而去。

谢冠南偷鸡不成，反倒受了奚落，怏怏而返。

次日，袁妻做过早饭，料理完家务事后，又匆匆赶往山上。天色湛蓝，阳光绚丽。尽管天公作美，然而她心里却埋着一层阴影。昨日谢冠南的挑衅，她不能不防。一大早，她把柴刀磨得锋利，以防不测。倘若谢冠南再纠缠她，就叫他脑袋开花。

袁妻风姿翩翩，令谢冠南淫心不死。他想得到她。为了她，他几个夜晚睡不着。于是，便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摩天涯。他熟悉这里的地形，没有谁会到这里来。他庆幸自己的所作所为。约摸晌午十时光景，袁妻来了。她绰绰约约，夹着一股清风而来。谢冠南血脉勃动，春心荡漾。他凭着他看家的本领，从袁妻身后死死地抱住她，撕扯着她的衣服。

担子倒了，柴刀也被抛得远远的。

两人在小径上滚打着。谢冠南使足平生力气，将袁妻按倒在地，剥去身上的衣服。袁妻挣扎反抗，怎奈弱小女子，哪顶得住男人的暴力！

衣裳撕尽了，谢冠南兽性大发……

他成功了！

留下的只是仇恨与泪水！

一切都晚了。假如不让袁文才读书，假如不欠谢冠南的阎

王债，她能只身一人上山？她能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？憧憬与希冀，一切都化为泡影了。她万念俱灰。于是，她脑际里萌发出死的念头。

死并不畏惧。唯独使她牵肠挂肚的是袁文才。她打心眼里深深地爱着袁文才。一旦诀别，她难以割舍心中的情与爱。然而，生的念头破灭了，她没脸再见袁文才。于是，她稍稍整了整蓬松的乱发，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。

两日后，袁家举家哀悼，收尸安葬。

袁文才听罢事情原委，青筋暴跳，拍案而起：“他娘的，老子同他拼了！”

拼是拼不了的。凭他一介书生，凭他的能量，欲与旧势力抗争显然是行不通的。

“选三，咱家穷斗不过，莫要使性子。”老父泪流满面，劝着袁文才。

“不拼？！咱穷人就没活路。”袁文才执意要打官司。

结果官司打到了县府。常言道：衙门官府八字开，有理没钱莫要来。谢冠南暗中贿赂官府。一场官司下来，袁文才败诉而归，赔了钱是小事，老父经不住折腾，气得染病不起……

伤心的往事依然在袁文才脑际存留。麻乱的思绪，不时使他感到困惑。尽管家父给他续了亲，仍供他上学，然而，复仇、反抗的念头，时时在敲击着他。在他步履艰难的困境时刻，好友胡亚春给他带来一丝安慰。但是，他很快拒绝了。

胡亚春是半岗山一带有名的绿林汉子，打家劫舍，拦路抢劫，村子里早就风传他的轶事。袁文才是个读书人，他能与之苟同？！胡亚春三番五次邀他上山，过快活日子，他都婉言拒绝了。

袁文才有袁文才的想法。家中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室。虽说不上富庶二字，可也相安无事。他平生读书，懂得礼义廉耻。他

特别珍惜读书人的名声。胡亚春邀他上山,去做剪径汉子。他断断不会接受,人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,是不会走这一步棋的。

秋日的天空蓝湛湛的。田垌里,一片金黄色的稻子,已沉甸甸地等待开镰收割。袁文才走了大半天,已是汗流浹背。他放下行李,掬一捧山泉,好凉爽啊!家乡的水是那样的甜。

“选三哥,你啥时回来的?”田垌里传来呼喊声。

袁文才定睛一看:“哦,是攸甫。刚到。”

李攸甫放下禾刀,满身泥浆地走到袁文才跟前,沉重地言道:“你大概还不晓得吧?你爹昨夜过世了。”

听说父亲过世,袁文才心头一震。半晌,神色凄怆地言道:“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,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尽到孝心。”

李攸甫见袁文才木然的样子,劝着说:“你也莫要太伤心,老伯已过,还是作后事打算。”

袁文才强忍着泪水:“谢谢你的关照,我会料理好的。”说完,拾起包袱,径直赶往家中。

此时,太阳西斜,晚霞骤起,西边的宇际渐渐消失在昏暗之中。

第二章

袁文才与大哥袁选通静静地坐在棺木前，一盏昏暗的油灯，映照着兄弟俩苦涩的脸庞

掌灯时分，袁文才赶至家中。

昏暗的油灯，照着神台上的灵牌，映着家人悲伤的脸容。

一副棺材，顶着大门放着。袁父安详地躺在棺木里。他睡得很沉很沉。久病的脸容上渗着屈辱和愤懑。他是在忧伤中死去的。按照本地人的习俗，不到 60 岁的人不能入屋，只能在外边草草搭上棚子，安葬了事。袁父已过花甲，照例三天内入殓出殡。已经是第二天了，袁文才终于及时赶到家中。家人告诉他，父亲为他上学，省吃俭用，临终前还舍不得花费，积攒了几块铜板，作最后的交待。袁文才听罢，不觉周身血涌，潸然泪下。他跪在父亲遗体前，一阵凄怆的泪水，滚落在父亲身上……

他深知，父亲是为他而死的。自从妻子离世以后，父亲大病一场，终日唉声叹气。每当遇到乡里乡亲，便是绝口夸奖死去的媳妇。精神上的折磨，心灵的创伤，久而久之，他失态了，苍老了，一切都处在黯淡、灰朦之中。